

抗敵戲劇

失了祖國
保護
的人群

張澤厚著

抗敵救亡三幕劇

失了祖國保護的人羣

張澤厚著

一九三八，二，二〇，出版

失祖國保護的人羣

每冊實價國幣壹角五分

(外埠加郵費)

著 者 張 厚

出 版 者 張 忠 謨

經 理 處 星 星 書 局 經 理 處
(重慶打銅街四三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失了祖國保護的人羣

時間 第一幕是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十日左右的一個上午

地點 天津楊柳青鎮之一鄉村中。

人物 喬炳成 四十餘歲農民

喬良柱 二十歲農民

喬朱氏 四十歲炳成妻

何平山 三十五歲農民

何小三 十三歲平山之子

余起富 三十歲上下流氓

流氓一

王福青 五六十歲地主

王朝棟 二十四歲知識份子福青子

王昭霞 二十二歲知識份子福青女

傭人甲 三十多歲

傭人乙 二十多歲

鄭其明 二十七歲遊擊隊員喬妝成跛足之難民。

魏大林 四十餘歲農民

農民甲 三十餘歲

農民乙 二十餘人

荒木謙 日軍官

日兵甲，乙，丙

農民十一二人

遊擊隊 至少也要二三十人，越多越好，須視舞
台之容量爲轉移。

第一幕

景：農民家滿屋壁上都張掛着農人所用的蓑衣斗笠草帽
及鋤頭釘耙等東西；另外又掛有一案葉子菸。桌上壁有

木桌一，另有長凳二三根，左側壁靠上壁有門通內室，右下壁有門通外邊。

幕啓，喬朱氏在補綴舊衣。外面有談話聲，由遠而近。

喬炳成喬良柱各捋一綑高粱梗由外進來，何平山走在後面。

喬良柱 爸爸，我們把柴放在灶屋裏頭去吧！媽媽！客來喇，取菸吧！

喬良柱父子搨柴進裏屋，喬朱氏把衣服放在桌上，招呼何平山坐，又在壁上取葉子菸給何平山。喬氏父子從裏面出來，都取頭上包的青布帕拂去身上的柴渣。喬朱氏

進裏屋去點了火出來放在桌上。何平山在捲葉子菸。喬炳成坐下。朱氏，喬良柱站着看他們談話。

何平山 喬大哥，今天我來你們這裏，就是爲的你家同魏家的婚事。（把菸栽在自己帶來的菸斗上，取火燃菸。）

喬炳成 婚事麼？（看了朱氏喬良柱各一眼）不要忙罷，等世風稍爲平定一下再說吧！

何平山 喬大哥，你我不是外人，來往幾十年，又是種的一個地主老板的田土，我看，總是接了過來的好！

喬炳成 世風壞咧，緩一緩吧！

何平山 大哥，你既曉得世風壞，那就更應該早接了過來的

好！（向朱氏）大嫂，你說對不對？

喬朱氏 對的，接了過來也好……（向良柱）

喬良柱 （臉一沉）接親？這樣的年頭兒接什麼親？我們自己就快不得了，曉得大禍是今天來明天來呢？唉，這個事我不贊成，我去攪高粱梗去了。（他拿了一根擡擔向外走出去了。）

喬炳成 良柱！看一看牲口，牛和羊還有不有草料？給他們加添點吧！

（喬良柱站在門口邊回頭來答應）

喬良柱 是的，我看一看吧！

喬炳成（向朱氏）你們女人家，不懂一點子世務，這樣兵荒馬亂的時候，是討不得媳婦的。

何平山 喬大哥，不是這樣的喲，你要曉得魏家那裏隔楊柳青鎮上很近，那兒現在駐紮了不少的日本兵，聽說那些日本兵橫蠻不講道理，最見不得年輕婦女，假設那年輕婦女被一夥子日本兵看見了，總是給你帶上一頂奸細的帽子把一家都抓了去。要是順了他讓他姦淫就沒事，不順他，大哥，就糟了咧！全家人都要被處死！大哥，你還是接了過來的好，不開親已是開了親的了。

喬炳成 這裏隔楊柳青也不遠，接過來反多事。何大哥，你

曉得我只有喬良柱這一個兒子喇！何大哥，因為接了她，婦引起不好的事兒出來，那又怎麼辦呢？

喬朱氏 他爸爸說這話真不錯咧！

何平山 呀，你一家人都這麼一板腔，那嗎，這個女子

不是硬讓日本兵糟踏嗎？

（喬炳成低頭不語）

喬朱氏 何大哥，可以設法叫她走遠一點兒吧？

何平山 走遠一點？那兒有錢拿來走路？並且四方都駐紮有日本兵，向那兒逃？日本兵這樣地糟糕，誰個女子敢拋

頭露面？

喬朱氏 那就沒有法子丁。

喬炳成（抬起頭來）我想，只有，只有躲在屋裏不出來好了。

何平山 農家戶裏的人那有永遠躲着不出來的道理。

喬炳成 道理是一樣的，他家怕，我家還不是怕呢？

何平山 真的別無法子了嗎？

（沉默）

（外面狗吠，大家驚聽）

聲 爸爸在這裏沒有？爸爸在這裏沒有？

何平山（先低聲，後大聲）好像是我家何小三咧？是小三

嗎？進來，我在這裏。

（何小三上）

何小三（聲音很急促）爸爸，爸爸，不好了！不好了！牲口被日本兵牽去了，以後莊稼怎麼種呢？俺，又有什麼皇軍慰勞捐，又是什麼剿共捐，又是什麼門戶捐，又是什麼壯丁補助費，莫有錢拿，兩隻羊子也被擄去了。

何平山（氣得跳了起來，手頭的旱菸袋摔在地上了。）還有王法嗎？什麼皇軍？簡直是強盜，強盜，媽媽的我被大夥強盜搶了！媽媽的，我來幫別人催親，自己被搶了，我底牲口，我底羊子，牲口……（瘋狂地向外跑了出

去。何小三憂愁地看了喬炳成朱氏各一眼，遲鈍鈍地也走了。）

喬炳成 唉，（長嘆了一口氣）想不到世風越是這樣壞了！壞了！

（喬炳成焦愁不堪的）

喬朱氏 日本兵搶牲口牛羊，該不會搶到我們這兒來吧？

喬炳成 你不要耽心他不來，也許是在今天或明天就會搶蹤到我們這裏。

喬朱氏 我們把牲口牛羊不好早藏起來嗎？

喬炳成 牲口，牛，羊，藏到那裏去？不要說藏不了，就是

藏着了，我們有這樣大一份莊稼，誰相信我們沒有幾口牲畜呢？

喬朱氏 我們不好說被中國兵擄去了？

喬炳成 中國兵？我們中國的兵隊，從來未刻薄過老百姓！

何況這是離鎮上稍遠的鄉村，鎮上從前未有徵取牲畜，鬼子相信這兒被徵取過嗎？

喬朱氏 那不是硬給他搶去嗎？

喬炳成 有條法子可想？莫奈何了！

（外面有柴攔放聲，接着喬良柱走了進來，他身上披了幾皮乾高粱葉又是一身柴灰，看樣子，似乎攪攪了柴，

他一面拍去身上的柴灰，一面又在講話。

喬良柱 爸爸，莊稼種不成了！（不勝感慨似的）

喬炳成 怎麼樣的呢？

喬良柱 日本兵下鄉來挨門挨戶搜牽牲口牛羊了。

喬朱氏 挨門挨戶搜？他牽那樣多去幹什麼？

喬良柱 聽說牲口牽去搬運東西，牛馬拿去吃啦。

喬朱氏 天殺的，我們莊稼不要了嗎？

喬炳成 他管你的！

（外面狗吠。余起富上，接着二日本兵上，喬等驚愕，慢慢起立。）

余起富 從懷中拿出日記冊翻看）喬炳成，你有一匹牲口，

一匹黃牛，還有幾隻羊？

喬炳成 一隻羊？一隻羊！

余起富 糊說！兩隻羊，幾天前就有人來調查清楚了的，你還要隱瞞嗎？你的牲口，皇軍要抽去搬運東西！黃牛，

皇軍要抽去作食品！

喬炳成 那，那，那我們的莊稼不種了嗎？（悲嘆地）

日兵甲 （走過來就給他一耳光）種你媽的鬼莊稼！

余起富 還有，還有門戶捐五角，皇軍慰勞軍五角，剿共捐五角，壯丁補助費……